

青 桐 坡

沙 汀



青 桐 坡

沙 汀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八 年 · 北 京

内 容 说 明

这部小说描述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前夕，四川山区农民为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作品反映了人民群众热气腾腾的生活和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批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意识。小说塑造了邵永春、邵永模、文素芳等农村党员的生动形象，展现了他们一心为公的精神世界。

沙汀同志的这部新作，保持了作者长期形成的艺术风格，富有浓郁的泥土气息。

封面设计：陈亦逊

青 桐 坡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116,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5 $\frac{3}{4}$

1978年11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877 定价0.35元

只有归心似箭这句话可以用来形容邵永春这天的心情。

他是十一月底离开家的，已经快有一个月了。他到县里开会，接着又去地委开四级干部会议。他在会上总结汇报了前锋农业生产合作社改造土壤，特别是已经实现旱地浇灌的经验。会后回到县里，他本想马上就回去的，可是又被县委临时组织去参观邻县一个新近出现的名叫永丰的先进社。

这次参观，只耽搁了两天，但是，他想回去的心情，却更加迫切了。因为他去参观的这个社，基本上同样实现了旱地浇灌的规划，攻垮了好几个山头，可是，仅仅花了两个冬季不到的时间。而要点还在这里：人家真正消灭了贫困，早已没有一户要救济了，现在还将进一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境界。他们呢，生活虽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每年都还有两三户得救济啊！谁能保证自家不遭点意外呢！当然，这个社比前锋社大得多，山头也少一些，家底也厚一些，可是，人家那个干劲也比他们大啊。……

这天上午，在县委座谈的时候，邵永春照例凭着他的爽直，首先谈了谈自己的观感，认为前锋社已经掉到后面去了。于是很少留心县城附近几个社的代表的发言，只顾一个人想

心思，设想自己回去后怎么干，首先是和留在家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所有的支委和各个生产队长同心协力，把群众的干劲进一步鼓动起来，保证如期完成这个冬天的基本建设规划。他不时偷眼去看会议室墙壁上的挂钟。可是座谈会一直到午饭时候才告结束，眼看要在当天赶到家不行了。他离县城最远，有一百二三十里。但他决定吃过午饭就走，到不了家，就在三合区委会宿一夜，次晨一早赶回青桐坡去。

在县委会收发室外面的墙脚边，他已经把一些钢钎、四把十字镐绑扎好了。这些钢钎和十字镐，是地委奖励前锋社的，他正要利用它们如期完成今冬的基本建设规划，具体说就是改造土地和进一步加强水利设施。正在这个时候，县委书记任文才推着自行车走出来了，车子后面扎着一个铺盖卷儿，并在车杠子上捆了一把锄头。

任文才又瘦又长，脸色寡白，从前是山西岚县一个泥水工人。他穿着单薄，身上只是披着一件已经下水多次的灰布薄棉大衣，看了会叫人打寒颤。他是下乡去蹲点的，但他顺便在邵永春身边停了下来。

接着，他把自行车靠在墙边，弯身下去，提起那些绑扎在一起，邵永春准备带走的钢钎和十字镐，掂了掂重量。

“还是搭一段汽车吧，这家伙不轻呢！”最后，他笑望着邵永春说。

“我这两条腿还不错！”邵永春回答道，“今天至少可以赶到三合。”

“可是搭汽车你今晚上就到家了！”任文才接着说，随即兴趣盎然地笑起来，“你们今年一个劳动日是八角，这里搭货车

到三合才九角多钱，你说，这个究竟哪个划得着呀？”

“下午有没有货车靠不住啊！”邵永春推托说，想起临走时他为路费、粮秣同父亲的争执。

“黄家福！”任文才转向收发室叫道，“你帮邵主任问一间车站吧！”

“让我自己去问好了！”邵永春说。因为激动，面孔涨得通红。

可是，那个名叫黄家福的年轻的收发员，已经跳到电话机旁边了，给汽车站打电话。

“同志！”任文才回过头道，“现在时间比什么都宝贵，就是走路，也要算一算细账呢！”

“是呀！我们前后搞了四、五年啊，人家两个冬季不到就搞好了！”邵永春大笑说。

“记住这一点有好处！”任文才说，一面已经抓住了车子的把手，“你们是先锋，比人家搞得早呀！当然还得继续加油干啊！你们现在不是每年都还有人买不起口粮么？”

“是呀，今年就有几户超支啊！”

“好吧！回去让全体干部首先认识到这一点有好处，千万不要自满！……”

于是推着车子，任文才一直朝大门外走去；到了街上，立刻翻身上车，在人丛中隐没了。接着年轻的收发员已经打过电话，走了出来，告诉邵永春说，一点半还有一趟汽车，要他赶快上车站去。

车站在北门外，当邵永春买好车票的时候，停车场里一架货车旁边，已经聚集着二十多个候车的乘客了。他们大多数

都是邻近各县的共青团的干部，刚从地委开会回来，路过这里，等候搭车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的。他们每个人只有一个小小的被包，一把锄头，或者是十字镐。这是当日农村一个值得发扬的风气，连结婚送礼都是农具。另外是七八个复员军人，一个拖着三个小孩的妇女同志。这位女同志的行李最多，面前大大小小堆集了六七件。

这个妇女同志是从新疆来的。爽直，开朗，有三十上下年纪。连那几个孩子在内，全都穿得棉滚滚的，而且戴着羊皮帽子，皮肤红里透黑，显出一种风尘仆仆的模样。这一家人早已成了大家注意的中心，因为人们正在不断地向她提出问题：新疆的土地怎样？出产些什么东西？冷冻究竟有多大？她在路上一共走了多少天？等等。

搁下行李，邵永春没头没脑听了一阵，竟也忍不住蹲下去插嘴问道：

“小地名叫什么呢？”

“龙巴司，哈密过去还有两天汽车！”

“那不是离苏联都很近了？”

“没有多少路就到苏联了！不过离莫斯科还很远，听说要走好几天。”

“你们是回来搞生产的吧？”另一个人插进来问道。

“当然呀！”那个女同志爽快地回答道，“住在那里，几个娃娃就把你拖坏了，又找不到人带，哪里能参加劳动呀？回来可不同了，有老的伙带，自己裤脚一挽，说下田就下田了！”

“象你这个干劲，保险不到一年就当个劳模！……”

邵永春说罢大笑，其他好些人都受了传染似的笑了。

而且，就是那些没有被他的豪爽和热情鼓动起来的人们，竟也忍不住对这瘦长精干，穿着一身粗布蓝色制服的农村干部注意起来，开始估计他的身分。

“你们莫讲，现在不少女同志比一般男同志劲头大呢！”邵永春接着说下去道，“去年我们社上要开一条渠道，把水从山上引下来，开几亩田，种点稻子，好多男社员思想不通，认为有水浇灌旱地，已经很不错了，想吃米是想吃天鹅肉！可是女同志就不这么样想，说干就干，才两天就带头把渠道开出来了！……”

一个胖胖的青年人，胸前口袋上插着两支自来水笔，终于慎重其事地插进来问道：

“请问，你们那个社叫什么名字？”

“前锋农业生产合作社。”

“是不是回龙乡青桐坡那个前锋社？”

那个胖胖的青年人接着又问，而在得到邵永春的肯定回答以后，在那许多共青团员当中，好多对眼睛立刻亮了，掀起一阵无法抑制的赞叹声。因为就在上一个月，邻近各县就有不少社、队负责人到前锋社取过经，急想弄清楚他们怎样提前十年完成农业纲要四十条中旱地浇灌任务的事迹，这一带都给这件事轰动了。

“我怕是那个前锋社啊，你们干得很不错呀！”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不行，不行，这回回去还要加油！”

“你们青桐坡说起来我都知道！”一个油黑，敦笃，生着一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的复员军人插进来说，“青桐坡，难活

人，白天吃的稀搅团^①，晚上睡的豌豆藤！’对吧？我才七八岁的时候，就听到我外婆说过了。”

“从前的确是这样，”邵永春大笑道，“你这位同志不是回龙，就是三合的人，对吧？”

“三合。你们那里的人下来骗了我们多少姑娘走啊！我姐姐就是你们那里的人骗起走的，后来又偷跑了！”

“从前的确是这样，”邵永春越来越加笑得开心，因为过去的痛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点他比对方更为深刻理解，从而更为激动。“你想吧，那时候怎么不骗人呢？四周围都知道我们青桐坡最穷，本地方又都是一家人，不骗人就只好一辈子打单身，可是同志，前年我们社上娶的那两个新姑娘，都是你们三合的人呢！”

“该不是骗去的吧？”有人小声地打趣道。

“现在这一套还吃得开？都是自己对的象啊！”邵永春带点见怪地笑道，“跟你们讲吧，单只这两年粮食就增产了两倍半！大米也吃上了。主要的还是人变了！难道解放前哪个正大堂皇的赶过场吗？都只敢溜边边！”

“那倒是，哪里的农民过去都是这样！”好几个人齐声说道。

“可是我们受的气特别多，你在哪个摊子边站一下，都会被人当成乞丐、扒手，……”

邵永春的语气、态度逐渐有一点愤激了，而且准备讲几件印象最深的小故事。但是，正当这时，一个站上的管理员吆喝

① 搅团：用米粉或玉米粉搅成的粥一样的食物。

着走过来，要大家拿出车票，准备上车。这一来，一阵匆忙的行动，把他们的对话给打断了。开车以后，邵永春也没有再触及这些过去的创伤，而且好象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完全恢复了平日那种平静愉快的心情。

货车是没有座位的，那些堆在车上的器材、行李，坐起来可比座位舒服，可以不受拘束。而在车子遇到阻碍跳动起来的时候，那种互相撞碰往往引起一种愉快的哄笑，好象人与人的关系更亲近了，谈话也比任何场合热闹。而且，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同这一堆人谈上几句，跟着又和另一堆人接上话头。邵永春本来是健谈的，又是一个什么问题也不放松的人，这一天他更加活跃了。

坐在他背后的那几个复员军人，都是从朝鲜回国的志愿军。但是他们的谈话内容，却都不是战争，而是回家以后如何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从复员前的讨论学习，一直谈到每个人的具体生产计划。而且互相保证：一到家就立刻投到和平劳动中去，三个月以内决不上街赶场。

邵永春正在倾听着同他面对面坐着的几个共青团员搞试验田的计划，这时，突然扭转身大声笑道：

“你们这一条作用不大，现在已经不作兴赶场了，……”

“茶馆总还有吧！”一个带着口罩的复员军人反问了一句。

“要逢场天才有，稀稀拉拉十几个人，有时候连柴火钱都卖不够！”

“那么这一条还是要！”一个皮肤油黑，眼睛鼓鼓的复员军人接着叫道，随又用手指了指对面一个高个子青年人打趣起来，“这家伙正在场口上住家，又爱闲扯，他会熬得住不坐茶馆

我才不信！”

“好呀！”高个子青年人拖长声音笑道，“我们又加上一条不坐茶馆嘛！”

邵永春忽然想起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他态度严肃地向那个皮肤油黑的青年人问道：

“同志，你们看美国鬼子还敢打么？”

“这说不定，战争贩子嘛！”这回答的是那个带口罩的青年人，而且立刻把口罩拉到下巴下面，亮出整个英俊瘦削的脸相，“不过，中间只隔条鸭绿江，它要是敢乱动，大伙一抬腿就过去了，照样打它个落花流水！”

这个坚定的表示使得邵永春很受感动。

“这个话对！”他激赏地大叫道，“它敢乱动，就再拿点辣椒让它尝吧！……”

在车身不停的动荡中，谈话一直继续下去；不过话题已经多了，不是生产、劳动，而是同和平建设直接相关的朝鲜战场上的伟大胜利。当听到那几个复员军人谈到他们在朝鲜战场上的战斗、生活的时候，除开振奋，邵永春还多少感到一点歉意。因为在一九五一年，他已经报了名要参军的，可是由于工作需要，结果被剔掉了。

这时，忽然有人用亲切愉快的调子，报导似地嚷道：

“董家湾都过了呢！离三合只有七八里了。……”

于是那些靠近车厢边沿坐着的乘客，立刻回转身去，擦开油绿色的帆布，向外边了望。因为三合是中间站，又有好几个人要在三合下车。较有系统的、热烈的谈话被打断了，沿途的景物已经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在这深丘地带，一切都是

那么素朴、厚重，那些成群的、圆圆的褐色山岭，唤起人一种渴望劳动的感觉。随着汽车的奔驰，人们不时可以望见一些盐场上的井架、烟筒和高大的用竹梢铺盖的晒盐的棚子，从面前晃过去。

汽车开到三合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多钟。这里没有车站，车子就停在公路上，离场还有半里多路，中间隔着一条河道。邵永春同着三个复员军人替那个远从新疆回来搞生产的妇女同志搬完了行李以后，这才又回到公路上来，扛上自己的钢钎和十字镐，望区委会走去。他准备简单扼要向区委书记汇报一下，就动身回青枫坡。

区委书记叫余峻臣，只有二十六七，解放前是城关中学里的校工。个子很小，经常在腰身上紧紧地扎着一条很宽的皮带，这就使他看起来更瘦削了，但也更加显得灵活精悍，充满了精力。当邵永春走进区委会后面一座仓房改成的楼板屋里的时候，他正埋头在一张铺了报纸的条桌上阅读文件。

听到邵永春洪亮的招呼声，余峻臣把头抬起来了；接着高兴地笑道：

“喝！你这回走得久哇？坐下来呀！……”

“已经快一个月了！”邵永春一边说，一边走到条桌对面一张凳子旁边，坐下。

“该学到不少东西吧？”余峻臣收拾着文件，问。

“东西倒学到一些，可是担子也更加重了！”邵永春加重语气地说。

接着开始汇报一个月来的活动，特别是最近参观邻县那个先进社的观感。余峻臣热心地倾听着，瘦削红润的脸蛋上，

一直浮着一种激赏和鼓励相混合的微笑。虽然邵永春大为称赞的这个社，他早已经从地委的通报上知道了，但他所激赏的，主要的却不是这个社已经取得的一套经验，而是邵永春由于这次参观引起的一些看法、想法和那一股决心进一步消灭贫困的干劲。

邵永春一个劲充满了感情地说下去道：

“走的时候，你还再三叫我们不要自满——这个怎么还能够自满呢？不要说对国家多作贡献，就是不向政府伸手，也还得展劲干啊！……”

“是呀，你们搞了几年才做到的事，人家两个冬天不到就完成了！”余峻臣哈哈大笑起来，随又接着说下去道：“可是，同志，你们动手得比人家早啊！当然，搞社会主义嘛，这没个止境啊，我们决不能把成绩当成包袱！”

“说实话吧，县委、地委派人到我们那里总结经验，那时候，倒还没有什么自满情绪，”邵永春说，脸蛋一下子绯红了；但他照样那么坦率地望着余峻臣说下去，“看到成都报纸上都在宣传我们，就多少有一点觉得了不起呢。地委黎书记在大会上表扬我们，要大家向我们看齐，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思想感情也不对头。”

“好吧！”余峻臣笑一笑说，“就在这里宿一晚上，明天一早走吧！”

“不行！”邵永春切然说，“摸夜我都得赶回去！……”

“还有人在这里等你啊！能够叫别人跟你一道摸黑爬骡子坡？！”

二

邵永春终于被区委书记留下来了。那个在这里等他的是从地委所在地来的一位记者，特别来实地采访前锋社解决旱地浇灌经验及其有关情况的。这记者只有三十带点，瘦小精干，喜欢寻根究底。而邵永春的健谈正合他的口味，所以见面以后，他们就生动活泼地扯谈开了。

他们是从吃水问题上谈起的。因为青桐坡的三十多户居民，过去在吃水问题上尝过不少苦头。而旱地浇灌也正好发源于解决吃水问题。邵永模大门口有口穿井，水脚很浅，只能供给一两户人用，而且很早就淤塞了。这口井是二十多年前一个外来的富农汪跛子开掘的，为了怕人偷水，他成天端个凳儿在井边坐起，井里有一点水，他就赶紧用瓢盛起，泼在自己菜园地里。因为到了深夜，仍然有人偷水，他又想出一个恶毒办法，在水里投进一些牛粪！这个斗争一直继续了好几年，跛子后来索性把井填了。邵永模从长期的流浪中回来不久，就听人讲起过；等到成立了互助组，作为组长，他就发动组员把它淘出来了。

这立刻变成青桐坡一件大事，把三十几户全都轰起来了，别的互助组接着也都开始凿井，一年当中接连凿了五口，青桐坡的人不再到大河里担水吃了。可是，等到成立了联组，邵永模在总支指示下，发动大家进一步解决浇灌问题的时候，却又

普遍遭到反对，好象老头子讲的一点也不实际。这时他是联组组长。

“不要心太肿了！”他们说，“看你还想把地变成田么？”

“我这个人就是心肿！”老头子生气道，“增了产我好上腰包呀！……”

可是大家始终不听他的，事情就这样搁下来了。

直到一九五四年冬天，已经作了社主任的邵永模，才又在党的支部会上提起了这件事。这天晚上，兼主任的支部书记邵永春刚从乡上调回来，传达了党和政府各项有关生产的号召，邵永模就一肚皮牢骚地谈起来了。

“要增产当然行啦！可是没有水我看又咋个搞？”他嚷叫道。

于是这个生性直爽，曾经在外乡流落了三四十年的老长工，开始谈到浇灌问题的重要，谈到他前些日子的建议和大家的反对。

“告诉你吧，不要讲旁的人，就是党员同志都思想不通！”他接着道，横了一眼坐在他对面的邵永和，“好象现在生活已经很不错了，不吃红苕藤都可以过活了。也不必为了一点油盐，黑更半夜摸到三合‘人市’上守轮子，……”

邵永和中等身材，但很结实，他受屈地哭声哭气地插进来说道：

“我只问你一句：这个你事先打过招呼来吗？我火门都摸不到，……”

“要事先打招呼？我看你这个思想呀，就打招呼也不见得通啊！”

“过去的事不要争了！”邵永春笑道，“讨论现在怎么办吧！”

“这回没人干么，我一个人都要把干柏树那口塘挖出来！”邵永模搔一搔胡子说。

“一个主任，怎么想到单枪匹马干啊？”邵永春笑嘻嘻地问道，态度随即变得认真起来，“这是党内开会哇，我要不客气地说，你这个人啥都好，就是爱闹脾气，有点脱离群众！……”

“人家不跟到来，你把他啃两口！”老头子并不服输。

“用不着把什么人啃两口！”邵永春毫不含糊地说，“大家都耐心点，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这是青桐坡党的生活中最严肃的一次会议，也是时间开得最久的一次会议；而接着他们又开了一次社管会，散会时鸡都已经叫了。在这两次会议上大家不仅统一了思想，还决定趁着农闲时候，发动群众在凡有穿井的地方，都挖上一口塘，作为计划的第一步；同时，所有出席的社干、党员，全都提出保证，要在这次的开塘工作中充分发挥带头作用。

尽管回去以后，好几个人刚才上床就睡着了，但是一阵当当的钟声，可又立刻把他们惊醒了；接着便是邵永春干脆利落的讲话的声音。那口钟是挂在山坡上那棵大青桐树上的，他正拿了传话筒站在下面，通知大家吃过早饭就到社上参加社员大会，讨论水利问题。自从上月从乡上调回青桐坡后，他就经常这样进行鼓动工作，有时是讲任务，有时谈点时事，至少三五天就有一回。

那时候社办公室还设在山王庙。当山风开始驱散梓江上和庙儿岭树丛间的浓雾的时候，在那仅有一间大殿的庙子里，

便已经挤满人了。因为大家听到要搞水利建设，都很兴奋。但是，等到邵永春在报告中提出具体计划的时候，邵永春的父亲，首先敞声大笑，随即从板凳上站起来了。

“娃娃！”他笑嚷道，“我看你是想拿谷壳子榨油啊！……”

“比那还糟！是劳民伤财啊！”不少人紧接着七嘴八舌地附和起来。

而且，正象一年以前邵永模碰到过的那样，不管邵永春怎样解释、说服，反对派始终认为社管会的计划不切实际，做起来白费功夫。特别邵永春的父亲邵业隆比一般人反对得厉害，自以为他们土生土长，在青枫坡生活了大半辈子了，“自古以来”就没有人在这里挖过塘，搞过早地浇灌一类的玩艺。

可是邵永春比邵永模耐性大，等到大家吵闹够了，他又提出一个折衷办法，先把干柏树和麻柳桩两口塘挖出来，然后才按照计划搞。这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但也仍然有不少人闹嚷着反对。

“就是两口塘工程也不小啊！”邵业隆直着嗓子叫道，“挖瞎了哪个包工分哇？”

“我包！”邵永春平静地顶住说。

“娃娃！象你这样干工作么，谨防把老婆都贴进去！……”

“这个你不用担心吧！要是挖瞎了我包工分！”邵永模抢着说。

于是，经过这场争吵，社管会的决定算勉强通过了，立刻调动了十多个劳力，分成两组，由邵永模同邵永春分别负责领导，在干柏树和麻柳桩干起来。开始的一天，大家的情绪还相当好，接着好几个人都不愿意干了。邵永模一组走的最多，到